

楔子

雷雨过后，持续两天的高温炎热终于有所缓解。天边雷声隆隆，闪电一道接着一道，就像老天在不停地翻白眼似的。

贾立成仰面躺在床上，一点睡意也没有，只是神情倦怠不想再动。任由从几百米外的鄱阳湖面上吹来的风，透过敞开的木格子窗吹在身上，才有了丝丝的凉意。

又一道闪电划过天际，就在闪电亮起的一刹那，贾立成感觉眼前似乎有一道黑影掠过。心头微微一颤，全身肌肉在一瞬间迸发出强劲的力量。可惜他的身体还没从床上弹起，一件冰冷的硬物就已经抵在他的脑门上，耳边同时响起一个低沉、生硬的声音：“别动，小心我毙了你！”

“枪！”贾立成在心底叫出这个字，身体顿时僵住了，才聚集起来的力量还没来得及迸发，就像突然爆裂的气球，一下子就泄了。

夜色中，在贾立成的床前隐隐伫立着一个高大的黑影。黑影正对着床，背对着窗；窗外虽然有一闪一闪的电光，但依然无法照亮他的面容。贾立成只能依稀辨出对方是个身材高大、壮实的男人，手中还握着一把手枪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贾立成拼命地想保持镇定，可是处在枪口之下，任谁也冷静不下来。

黑影冷冷地说：“你别紧张，只要你好好配合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”他说话的声音又冷又硬，让人听着极不舒服，有几个字的音咬得含糊不清。

贾立成努力平息了一下紧张不安的情绪，问：“你要我怎么配合？”

黑影说：“把那把鱼刀给我。”

贾立成心头悚然一惊，继而又暗自得意起来，心想：果然没看错，那把鱼刀不同寻常，居然有人找上门来想黑吃黑，嘴上却问：“鱼刀？什么鱼刀？”

黑影沉声道：“你就别装糊涂了，就是你托人在市场上寻找买家的那把日本鱼刀，快拿出来，老子的耐心是有限的！”

半个月前，贾立成在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水下捞上来一把带鞘的鱼刀，刀身像一轮折角的月牙，材质为ATS-34，刀背和副护手为黄铜所制，全长318毫米，刀鞘为镍银合金，刀身上铸有一行日文和1940字样。除了铜质部分略长了些铜青之外，刀身银光锃亮，没有半点锈迹。他预感到这把鱼刀不同寻常，按以往的老规矩，用相机给鱼刀拍了几张相片，拿了相片托人寻找识货的买家……

贾立成已然明白对方的用意，故意装出很害怕的样子，心中却快速盘算着应对之策。他从13岁起就在水下岸上混日子，处事老练，应变灵活。对方既然拿着枪来抢东西，说明这把鱼刀非同小可，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得逞。

此刻，他心中已经拿定主意，眼珠一转，问：“鱼刀？哪把鱼刀啊？我最近捞上来好几把鱼刀，都在托人寻找买家？”

黑影听出贾立成在故意装傻，手上微微用力，用枪杆在贾立成的脑袋上狠狠戳了一下，冷声说：“刀身上有1940字样的那把，还不快拿出来！老子数到三，再跟老子装傻就毙了你！”

“哎哟，杀人是要偿命的……”

“一！”

“我……我得想想那把鱼刀放在哪里了……”

“二！”

贾立成再怎么横，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忙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在这里！”贾立成反手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带鞘的短刀，递到黑影的面前，“请问是这把吗？”

黑影“嗤”地一声轻笑，一把抓向鱼刀，低喝道：“给我！”

黑影的注意力已经被鱼刀吸引，警惕性难免会有所降低。贾立成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，身体突然向下一缩，让自己的脑袋离开对方的枪口，同时大吼一声，双腿飞弹而出。一脚踢在黑影持枪的右手腕上，另一脚直奔他的下腹。

黑影敢单身匹马找上门来，身手自然了得。右手腕被贾立成踢得晃了晃，手枪却没脱手，身体疾速一闪，躲过贾立成的另一条飞腿，同时疾手抓住鱼刀的刀把，大喝一声：“放手！”

贾立成常年在水下活动，身手灵敏，孔武有力，他自然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被抢走，死死地握住刀鞘不肯放手，身体在床上一滚，再次飞脚狠踢黑影的胸部。

黑影显然没想到贾立成这么棘手，同时又担心刚才的几声大吼会惊动其他人，只想速战速决。握住鱼刀奋力一夺，“嚓”的一声轻响，银光迸现，鱼刀脱离刀鞘。黑影终于把鱼刀抢到手中，刀鞘却还留在贾立成的手上。几乎就在同时，贾立成狠狠一脚踹中黑影的胯部。黑影被踹得连退出好几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贾立成大叫了声：“还我鱼刀！”从床上一蹦而起，凌空扑向黑影！

“锵！”又一个惊雷骤然响起，一道耀眼的白光划过天际。就在惊雷响起的一刹那，黑影终于扣动了扳机。

那一夜，风雨大作，天雷滚滚，鄱阳湖边的一个小村庄中，发生了一起枪杀案……

第一章 签下卖身协议

夜已深，一轮弯月从北定山的山峦间升起，月光如霜般静静地洒在碧波荡漾的定山水库上。

一艘铁皮小船从山下的密林丛中划出，拖着长长的水痕，快速划向对面的2号主坝。2号坝上灯光通明，安装在坝上、水下的近百个监视探头，严密地监视着大坝周围的一切动静。

铁皮小船在离2号大坝500米远的地方缓缓地停下来，船上的人静静地观察了大坝一阵子，终于翻身下水，直潜水底。

就在2号大坝东侧的监控室内，贾立冬和战友程杰早已穿上潜水衣，背好氧气瓶，两人紧盯着监视墙上显示器中那条铁皮小船的走向，见船上的人翻身跳入水中。程杰拍拍贾立冬的肩膀，说：“冬子，该我俩出场了，不知这个家伙是什么来路，几次三番来定山水库，到底有什么意图！？”

定山水库位于北定山的群山之间，库区水面近30平方公里，最大库容量10亿立方米，控制流域面积为1500平方公里，保护着下游五个县的人口和耕地安全。库区的四条大坝上，装备着最先进的监控设备。

大约在半个月前，水下探头意外捕捉到一个人影，那人全身潜水装备，在2号大坝的水下坝基上逗留了好一阵子才离开。水库保卫处担心有人搞破坏活

动，连忙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。上级部门派人 against 大坝作了全面检查，幸好未发现问题。

谁知几天后的夜里，那位神秘人再次潜入定山水库，又出现在2号大坝的水下。

紧急情况层层上报，国家安全部门调动特种部队中的蛙人，打算拦截那个神秘人物。可是当两名蛙人风尘仆仆地赶到定山水库时，那个神秘人已经离开了。

相关部门对神秘人物的两次现身十分重视，分析后认为，神秘人会再次来到定山水库，当即派了两名部队中最出色的蛙人守卫在定山水库，以便守株待兔。这两名蛙人就是贾立冬和程杰。

湖水清澈，触体冰凉。定山水库内是一类水质，在白天时，水下能见度可达二三十米。贾立冬和程杰戴上面罩，快速潜入水底，他们担心惊动那位神秘人，在水中不敢打开潜水电筒，只能凭着自己的方向感，向着那位神秘人出现的方位挺进。

按照事先的部署，两人到了水下，要从左右两个方向包抄过去，对神秘人形成夹击之势。

贾立冬一马当先，从左侧向神秘人出现的方位潜行，游出几百米后，他意外地发现前方水中闪过一个亮点，一个黑色人影在亮光中一晃而过。他在心底暗暗冷笑，奋力向黑色人影冲了过去，速度快到让人匪夷所思，身手矫健得如同一头大白鲨。

贾立冬的家乡在鄱阳湖边。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风光秀丽的鄱阳湖表面上碧波荡漾，景色旖旎，水下却是潜流暗涌，蕴藏着无限杀机。特别是老爷庙一段的水域，千百年来都是事故多发地段，不知吞没过多少船只，水底也不知沉没着多少财富，被喻为中国的“百慕大”。湖边的一些居民仗着水性过人，长年累月在水中讨生活，被人们称之为“水耗子”。

水耗子这个称谓听起来不雅，但他们不骗不抢，纪律严明，自成一个群体，处于半隐蔽状态。白天他们挂着工作人员的胸牌，活动在鄱阳湖景区，为游客提供优质周到的有偿服务。等到了晚上，一旦气候、水况有利，他们就会潜入水下打捞沉在湖底的贵重物品。

贾立冬的爸爸贾祖林当年就是鄱阳湖上最出色的水耗子之一，作为他的儿子，贾立冬两岁学会游泳，三岁学会潜水，六七岁时，可以在湖底待上十多个小时。在他20岁入伍那年，就是以潜水的特长进入海军陆战队，两年后又选拔入特种部队，成为一名蛙人……

贾立冬悄无声息地向前面那个黑影靠拢，在两人相距不到十米左右时，黑影终于发现快速逼近的贾立冬，猛地一个大转身，双脚在水底的大石上奋力一蹬，身形快得像离弦之箭，疾速逃窜。他的潜水技能出乎意料的好，简直就是一条水下蛟龙，贾立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，紧紧追踪。

在贾立冬入伍前，不管严寒隆冬，他每天都要下湖在水底待上一会儿，特别是寒冬腊月，砸开湖面上厚厚的冰层，冰冷的湖水像刀子一样扎入身体，痛到麻木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才能训练出最棒的体能，练就最佳的技能。

黑影显然低估了贾立冬的能力，两人一追一逃，游出四五公里后，他的体力渐渐不支，就近逃到拦水大坝的坝基上放弃逃窜。就在贾立冬冲到他面前的一刹那，他突然抽出一把鱼刀抵在自己的胸口上，另一只手冲贾立冬打了个手势，让他不要靠近。

贾立冬把潜水电筒的光束聚集在那人的头部，黑影身穿潜水服，头上戴着一个形状奇特的面罩，此前从没见过，可以肯定是从国外来的。光线透过面镜直射到他的眼部，在强光的作用下，他的双眼微微眯了起来，双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。他的眼眶深陷，目光如兀鹰般阴冷而犀利。

那人见贾立冬已经止住身形，用另一手指了下自己手上的鱼刀。贾立冬一愣，当他看清那把鱼刀后，大为震惊。这是一把纯手工打制的鱼刀，造型很特

别，刀身像一轮折角的月牙，有主副两个护手，在手电光的作用下，刀身上的两行字迹清晰可辨。

12年前，贾立冬的哥哥贾立成从鄱阳湖底，曾打捞起一把一模一样的鱼刀。不久，贾立成在家中被枪杀，那把鱼刀被抢走，只剩下一只刀鞘。那把鱼刀是不是很值钱贾立冬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只要能找到那把鱼刀，就能找出杀害他哥哥的真凶。这些年来，他从没放弃过对这起凶杀案的追查。

黑影见贾立冬盯着自己手上的鱼刀发愣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之色，冲他又做了几个手势，这种手势又称为手语，只有生活在鄱阳湖边的水耗子们才能读懂。

鄱阳湖边的水耗子们在水下活动靠的是天赋、毅力和技巧，几乎没有任何潜水工具，更加不会拥有水下通讯设备。他们在水底相遇，或遇到什么危险，相互间需要传递消息时，只能通过手势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手语。

黑影刚才的几个手语是在问贾立冬：还认不认得这把鱼刀？

贾立冬没想到他竟然懂得这种手语，而且他这么问，等于告诉贾立冬，你应该认得这把鱼刀。

贾立冬既激动又紧张，用手语连连问他：你是谁？这把鱼刀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，当年是不是你杀害了我哥？

黑影回他：我一直在寻找你，今天来这里，并不是想搞什么破坏活动，只是为了和你取得联络。只要你今天放过我，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真相。

贾立冬用手语再问：你找我干什么？今天必须说清楚，否则我绝不可能放过你！

黑影说：时机未到。如果你决意不放过我，我就自杀而死，而你也永远都无法查明你哥被害的真相！然后，便闭上眼睛，不再理会贾立冬，一副任你宰割的样子。

贾立冬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拿他毫无办法。哥哥的惨死是划在他心口的一道

伤痕，时间过去得越久，这道伤痕越发痛入骨髓。

眼前这位不明身份的神秘人物，是查清当年凶杀案的唯一线索。如果自己执意不放过他，看他的样子，定会说到做到，自杀而亡，那么哥哥的死将永远成为悬案。

怎么办？

贾立冬的内心挣扎起来，自己是一名军人，国家利益重于一切，眼前这人身份不明，形迹可疑，怎么可以私下放过他呢？

可是……

贾立冬想起老父亲丧失亲子时的悲伤，以及他历经人世沧桑的脸上，每一道皱纹仿佛都在诉说着多年来，未能替亲人讨回公道的心酸和遗憾；又想起哥哥在世时对自己的百般疼爱……终于一咬牙，对那人狠狠地挥了一下手，任他自行离去。

不巧的是，那处大坝的坝基上刚好安装着水下监控探头，贾立冬放走可疑分子的整个过程一点不漏地被摄录了下来……

鉴于贾立冬平时在部队里表现积极，此前的每一项任务都能顺利完成，思想上一直求上进，并立过几次大功，部队经过再三研究后，决定对他免于军纪处分，但他不能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，得提前复员回家。

退伍前一天的晚上，连队指导员特地把贾立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两人一席长谈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，只知道贾立冬见过指导员后，眼中恢复了往日的自信，仿佛要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一样。

贾立冬回到家中，看着几间破旧的瓦房，破烂不堪的家中摆设，回想老父亲这些年来的清贫生活，心中好不难过。

贾祖林青壮年时在鄱阳湖上讨生活，长年不分寒暑地待在水中，落下了很重

的风湿病。自从长子被杀过世后，他伤心过度，身体加速衰老，原本坚挺的身板渐渐变得驮了。他从此便洗手不干，在乡镇当了一名保洁员，每天天不亮出门，佝偻着背影，忙碌在小镇的各条街道上。

想到风烛残年，还在日夜劳作的老父亲，贾立冬百感交集，在家里只待了三天，就出门寻找工作去了。

可悲的是，他在部队的这几年，除了接受专业的训练外，并没有习得一技之长，走上社会后，部队中的专业技能几乎毫无用武之地，可以选择的工种少之又少。

几经周折，贾立冬最后在一位老同学的帮助下，在县城的一家保安公司应聘成功，具体负责一处居民小区新都花园的保安工作，每天按时上班，准时下班，工作轻闲，生活安定，若不是那天同事小林和那个嚣张的“贵妇人”发生冲突，贾立冬几乎以为自己的这一生，会永远这么平静地过下去。

那天，同事小林和贵妇人因为一份快递而发生冲突，贾立冬上前劝架，结果把贵妇人价值三万多的LV包包给弄坏了。贵妇人把他俩投诉到公司，要求贾立冬按原价赔偿她的限量版LV。公司查明原因后，认为贾立冬和贵妇人双方得各承担50%的责任。

贵妇人不肯罢休，公司苦口婆心地再三调解，最后她提出，公司必须开除贾立冬，才肯接受一半的赔偿款。公司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，扣下还没支付给贾立冬的两个月工资，以及刚进公司时交的一千元保证金后，将他扫地出门了。

就这样，贾立冬成了无业游民，整天游荡在各大劳务市场寻找工作。偏偏在这节骨眼上，他爸爸又出事了。

那天早上，贾祖林像往常一样上街打扫街道时，被一辆汽车撞倒。当时天还没亮，街上几乎没什么行人，小镇上有限的几个监控探头安装在主要的路口，并没有拍到车祸发生的经过。

肇事司机见没有目击证人，这个地段也不在监控范围之内，又见贾祖林倒在

地上一动不动，不知死活，担心承担责任，便丧尽天良地驾车逃逸了。

贾立冬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时，吓得人都傻了，只感觉天崩地裂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贾祖林静静地躺在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，全身缠满了纱布，那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蚕茧。主治医生说他的胸骨、胯骨和腿骨多处断裂。特别是肝脏破裂有严重的内出血，必须马上接受手术。预计手术费用外加术后的康复治疗，起码要20万元。

贾祖林只是保洁公司的临时工，当初和保洁公司签署用工合同时，其中有一项条款就明确写明：工人若出现什么意外事故，公司概不负责。这个可恶的保洁公司，仿佛预知了贾祖林会出事一样，惨无人道地早早就置身事外了，除了把贾祖林送入医院时垫付了两千元急诊费外，再也不肯多出一分钱。

贾立冬想也不想，对主治医师说：“20万不是问题，请您务必救活我爸爸！”

主治医生淡淡地说：“你爸这么大年纪，动这样的大手术，我可不敢打包票，除了手术本身存在的风险外，还得看他的身体能不能抗得住。”

贾立冬连忙说：“我爸除了风湿病，其他的一切都还好，肯定能抗得住的！”其实他并不能确定贾祖林抗不抗得住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不动手术，以他爸爸的伤情，特别是还在不住渗血的肝脏，医生说很有可能引发并发症，到时神仙也难救活了，所以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他也不想放弃。

主治医生说：“那行，我会尽快安排手术的，但你必须在三天内缴齐20万元手术押金。”

贾立冬用力点着头，大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心中却暗暗发虚，20万元医疗费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。但是就算是200万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，因为他必须救他的爸爸。

贾立冬从部队退伍时，曾得到过一万元退伍安置费，这钱一直存在银行，用他爸的话说，这是给他娶老婆用的。再加上他工作一年多的工资积蓄，以及他爸

手头的那点钱，凑在一起也就四万不到。他家又没有什么有钱的亲戚，一大圈跑下来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几乎一家家跪过去，连跑了两天，勉强凑足八万。看看医院给的期限还剩最后一天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得去找贾祖林受聘的工作单位。

保洁公司仗着一纸合同在手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说当初他们就嫌贾祖林年纪大，身体状况不够好，是贾祖林自己说如果出什么意外，不会要公司负责，由他自己承担，公司本着助人行善的意念才聘用的他。现在真的出了事，公司肯垫付两千元医药费用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，让贾立冬不要恩将仇报。还说就算他走法律途径他们也不怕，因为他们手上有贾祖林亲笔所签的协议。

贾立冬气得真想把保洁公司夷为平地，不过当务之急，是凑足20万元的医疗费。

怎么办？还差12万元！

看着大街上衣着光鲜华丽的有钱人，飞驰而过的豪华私家车，贾立冬的心中都有了抢银行的冲动了。就在他着急上火，走投无路时，丁磊的电话打了进来。

丁磊是贾立冬年少时的玩伴之一，比他小两岁，两人的关系一向不错。

贾立冬不知丁磊打电话给自己有什么事？心不在焉地按下接听键，问：“磊子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丁大帅哥找你当然有事，冬子，你的事解决了没有？”丁磊的语气似乎透着兴奋。

贾立冬叹了口气，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没有，还差12万，磊子，我想去抢银行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！”丁磊似乎更兴奋了。

“好你个头！有什么好的？”贾立冬大吼一声。

丁磊这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，忙说：“不……不是这个意思，抢银行会坐牢的，我的意思是我终于可以帮到你了。”

“你能帮我？”

“那当然，冬子，我新认识一位道上的朋友，他需要寻找一位技能高超，头脑灵活，体能出众，还要纪律性强的潜水员。如果条件适合，他愿意出20万元的天价聘请，我觉得你的条件挺符合他的要求，而且你急需钱，所以就推荐了你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

在鄱阳湖两岸，至今依然有一些村民从事着贾祖林年轻时的职业，在水中讨生活。丁磊也是，只不过他不像父辈们那样把大部分的时间、精力花在水下捞物，而是更多地在岸上接货。

所谓的接货，就是水耗子们在湖中捞到值钱的宝贝后，由他出面寻找买家，谈妥交易，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。别看他年纪不大，长得细皮嫩肉，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，做起生意来却是目光独到，经验老道，总能替乡亲父老们争取到最大的利益，因此口碑不错，水耗子们会主动找他接货；再加上他能说会道，和任何人都是自来熟，人脉极广。用另一位好友秤砣的话说，丁磊认得方圆十公里内的所有活物。

“我愿意！”贾立冬想也不想，脱口而出。他都已经想到了抢银行，还有什么不能答应呢？

丁磊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的。那就好，我们现在在齐月咖啡屋，你快过来，我帮你介绍主顾。”

出20万元雇潜水员，任谁都可以想像得到，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，虽然诱人，肯定烫口。贾立冬无暇细究其中的原委，就算对方要他把鄱阳湖翻个底朝天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

在赶去的路上，贾立冬忍不住猜测起那位肯花大价钱，雇佣他的大金主，估计是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大腹便便，油头粉面，浑身上下充斥着铜臭味。虽然他急需有人肯出大价钱雇佣自己，但当真有这样的人物出现时，他又忍不住暗

暗鄙视起对方来。

然而，当贾立冬赶到齐月咖啡屋，见到和丁磊在一起的那位大金主时，着实吃了一惊。那位大金主既不是中年人，也不是男人，竟然是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子，而且还是位容貌出众的大美女。

那位美女留着齐肩的短发，微微挑染了棕红色，细眉大眼，五官精致动人，特别是她的肤色，洁白如瓷，可以看得见皮肤下的青色脉络。

“你好，是贾先生吧？果然是位大帅哥。我叫叶丹妮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大美女不等丁磊引见，就主动站起身来作了自我介绍，并向贾立冬伸出了手。

叶丹妮目光灼灼，和贾立冬迎面直视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接。第一个照面，贾立冬就发现，叶丹妮虽然笑意盈面，眼波流转，但她的眼角眉梢精光内敛，眼神犀利。她给他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：这个女人不简单。

贾立冬伸手在她的掌心中象征性地碰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很荣幸认识叶小姐这样的大美女。”

叶丹妮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我们就不要相互恭维了，你就叫我丹妮吧，我和磊子一样，叫你冬子，不介意吧？”

贾立冬豪爽地一笑，说：“这样最好，我最讨厌说话客客气气，那样显得生分。”

叶丹妮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好，我也不喜欢说话转弯抹角，坐吧，冬子。”

贾立冬一笑，拉开椅子刚坐下，不料叶丹妮的下一句话就把他惊得又跳了起来。

叶丹妮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贾立冬，欲言又止了好几回，最终还是说了出来：“我真是想不明白，像冬子这样的大帅哥，有型有款，万里挑一，到了这年纪竟然还是处男，真是太没天理了。”

贾立冬惊得一蹦而起，满脸错愕地看着叶丹妮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脸都红到了脖子根。

丁磊正捧着杯子喝咖啡，听到这句话后，哈哈大笑，差点把满口的咖啡喷到叶丹妮的裤腿上。

贾立冬马上猜到肯定是丁磊出卖了自己，还不知他在叶丹妮面前说了自己多少秘密呢。暗骂这小子真是势利眼，见叶丹妮出手大方，是个有钱人，就把自己这位多年好友出卖得干干净净，于是狠狠地瞪了他几眼，恨不得用目光将他千万万刷。

丁磊故意不迎贾立冬的目光，当作没看见。

叶丹妮止住笑，拉了贾立冬一把，说：“坐吧，我只是替你抱不平而已。我一向都是这样，有话直说，你自己不也说最讨厌说话客客气气吗？”接着，招手让服务生送上了咖啡。

丁磊连忙转移话题，说：“冬子，叶小姐有事要请你帮忙，她开出的条件十分优越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说出来……”

叶丹妮挥手打断丁磊的话，说：“不必绕圈，冬子，你先听我说吧。”

贾立冬已经知道叶丹妮说话直爽得可以雷死人，他心中牵挂着病床上的老父亲，也没有心思兜圈子，连忙点头称是。

叶丹妮说：“我爸是叶氏集团的掌门人，你应该听说过叶氏集团吧？”

贾立冬从不关心商场上的人和事，并不知道什么叶氏集团。不过听她的口气，叶氏集团似乎很有名似的。他不想自己表现得过于孤陋寡闻，只得微微点了下头。

叶丹妮双眉一扬，微微一笑，继续说：“是这样的，今年我奶奶将迎来八十大寿，我爸为了给她老人家贺寿，花费上千万元，从海外拍得一尊汉白玉观音佛像。这尊佛像是唐朝时的古物，八国联军侵华时流落到海外。我奶奶一向信佛，见到这尊佛像的照片后，十分喜欢，天天等着佛像的到来。她还说，这尊佛像当年是从水路流亡到海外的，所以还得从水路把他迎回来。她老人家要亲自去海关把佛像请回家中。我们托国际邮轮把佛像运到上海港口，然后包了艘游轮打算直

接运回南昌，游轮逆流而上，在长江上倒还顺利，谁知进入鄱阳湖老爷庙水域时，突然遭遇怪风。当时我奶奶怀抱着佛像，正站在游轮的船头拍照，一连几个晃动后，她老人家站立不稳，佛像跌入湖中。”

贾立冬越听心越凉，最后听到鄱阳湖老爷庙几个字时，整颗心就成了电冰箱，凉得彻底。

谁不知道老爷庙那段水域素有鄱阳湖上的“魔鬼三角”之称，那个地方的水下急流涌动，凶险异常，就算是鄱阳湖边最出色、最具胆色的水耗子，也不敢去那个水域活动。

千百年来，沉没在这一带的船只成百上千，最出名的当数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2000吨级的超级运输船“神户丸”号，满载着从中国各地掠夺来的金银财宝，从鄱阳湖畔起锚，准备出长江回日本，在途经老爷庙水域时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悄无声息地沉入湖底，船上200多日军无一生还。

叶丹妮从随身的包中取出两张相片，放到贾立冬的面前。一张相片上，是一尊通体洁白的玉观音佛像；另一张上则是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，怀抱着这尊佛像，斜靠在一条大船船头的栏杆上，眺望着湖面，想必就是她奶奶。

叶丹妮关注着贾立冬脸上的表情变化，说：“你也不敢去老爷庙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我已经问过好几个人了，他们一听说是老爷庙，一个个吓得都成了缩头乌龟。如果你实在没有这个胆量，我不会勉强你。”

丁磊连连点头，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买卖自愿，量力而为。说句真心话，冬子，我也不希望你接这单生意，老爷庙太恐怖了，那是百慕大，中国的魔鬼三角，可是……可是你让我帮你筹钱，我实在没能力帮你，只好帮你找个机会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”脸上露出一副悲天悯人，仿佛已经做了十辈子好人的样子。

一看到丁磊的这副表情，贾立冬就知道他心中有鬼，估计早已和叶丹妮达成了某种协议，要是他能促成这笔生意，一定能从中捞到不少的好处。他们两个人

从青涩少年一直玩到大，对方肚子里有几条蛔虫彼此都非常清楚。

丁磊马上想到自己的道行修炼得还不够深，估计逃不过贾立冬的法眼，忙掩饰性地咳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只是帮你们牵一下线，能不能合作还得由你们自己决定。”

贾立冬在心中暗自掂量着，到底要不要应允下来。在鄱阳湖边长大的人都知道，老爷庙就是阎王殿，十去九不回。他也不是怕死，而是担心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谁来照顾病床上的老父亲呢？他不想做的事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他……可是，今天是医院缴20万元押金的最后期限，老父亲还躺在病床上等他拿钱去救命呢。

叶丹妮说：“冬子你别不好意思，你拒绝是可以理解的，鄱阳湖边这么多会水的好手，谁都不敢接我这单生意，毕竟‘男子汉’这三个字不是人人都担得起的。否则我何必出20万元的高价，寻找强中手呢？”

贾立冬自然能听出叶丹妮的话中含有激将的成分，同时也带着诱惑。尤其是“20万”这几个字，她故意加重了语气，却也如她所愿地重重击在他的心头，让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冷颤。

丁磊说：“冬子，贾伯伯又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再说他的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你就算……”

“不许乱说，磊子，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！”贾立冬狠狠白了丁磊一眼，暗骂这小子真够狠的，怕叶丹妮的话将不到自己，竟然还说出这么阴损的话来。

丁磊被贾立冬严厉的眼神吓到了，颇为心虚地吐了下舌头，连声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……不是，是……是……”

叶丹妮却是满脸惊诧地问：“冬子，你不是你爸爸的亲生儿子吗……”

贾立冬知道她要说什么，连忙制止她，说：“是不是亲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爸爸对我比亲生的还好，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。”

叶丹妮微微愣了一下，见贾立冬脸色平静，表情自然，可见他的话是出自肺

腑，不无感慨地笑笑说：“你们……你们的感情真好。冬子，听磊子说你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急需要一大笔钱。虽然我和你才刚认识，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样，让我信得过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倾盖如故吧。你不必着急，伯父的医疗费还缺多少钱，我来帮你吧。”说着，从包中取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到贾立冬的身前，又说：“这卡里有15万元，够不够？”

医院需要的20万元押金只是预计的医疗费用，实际费用也有可能大大超支，而且贾祖林手术后的康复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还要花不少钱，比如定期复查，购买营养品等。

桌上的银行卡宛如一片落叶，轻轻地飘落在贾立冬的心湖里，激起万丈狂澜，他嘴角颤动着，缓缓地伸出手去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它拿起来握在手中。当银行卡上的凉意，透过掌心，渗透心底时，他终于卸下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，重重地点了下头，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这15万元就当是你提前支付给我的佣金。”

叶丹妮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随即如烟花绽放，飞快地瞟了丁磊一眼，高兴地大叫：“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！”

贾立冬清了下嗓门，说：“但我是有底线的，我绝不违背良心，违法乱纪的事。”

叶丹妮连连点头，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……”忽然发现自己说这句话时的样子颇有丁磊的神韵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“我被磊子传染了，冬子，你放心吧，除了你说的这些外，我们还不做有损国家利益，有损民族团结的事。”

丁磊也大笑起来，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没这么严重吧？”

叶丹妮伸手在贾立冬的手背轻轻拍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会请最好的医生给伯父医治，不管多少钱，全由我叶氏集团承担；另外还会请两位陪护人员照顾伯父，用不着你操半点心。”

贾立冬忙说：“这样太麻烦你们了，不太好吧，我爸的事，我自己会处理